战士们唱着它冲锋，工人们唱着它劳动。《团结就是力量》成了抵抗侵略者的精神武器，激励军民从胜利走向胜利——

歌声凝聚钢铁力量

■王丽虹

激荡灵魂的声音 经典抗战歌曲回眸

浏阳河畔，烈日灼灼。这一天，国防科技大学的学子们负重拉练疾行，汗水浸湿了迷彩服。队长一声令下，雄壮的歌声在乡野间响起："团结就是力量……"百余人的齐唱如惊雷滚过，长途拉练的劳累随着音浪消散，只剩下齐整的脚步铿锵向前的回响。

作为驻队教员，我紧随同学们前进，耳畔回荡着《团结就是力量》的旋律。这升腾起来的歌声，如钢与铁的碰撞、血与火的交融，是从内心深处迸发的呐喊。80多年前的音符穿越时空，与今日的歌声重叠在一起。那些着灰布军装的年轻人，与眼前穿迷彩服的军校学员，在这个瞬间合二为一。

1943年6月的西柏坡镇北庄村，空气中弥漫着硝烟与麦香混合的气息。从延安鲁艺毕业的两位年轻人牧虹和卢肃，趴在老乡家的屋顶上，用铅笔在皱巴巴的纸上勾画着音符。他们刚从晋察冀前线回来，脸上还带着战火熏烤的痕迹。那个黄昏，夕阳将北庄村染成血色，两个年轻人将前线的呐喊转化为战斗的旋律。他们或许不会想到，这一天，是一个红色经典诞生的重要日子：这短短几分钟的歌曲，将成为席卷整个中国的声浪。

"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拉练队伍穿过一座山丘，我与学员们一齐高声唱着，眼前仿佛呈现1943年首演时的场景。6月的滹沱河，水声潺潺。北庄的土墙下挤满了人。一方土台上，几个穿着褪色军装的文艺战士正在表演小型歌剧《团结就是力量》。戏演到高潮处，台下有人开始跟着哼唱幕终曲。歌声飞出北庄村，在山谷间回荡。

卢肃和牧虹，这两个从徐州奔赴延安的年轻人，在延安鲁艺这所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高等艺术学府相遇。他们一个学音乐，一个学文学。学成后，他们跟随西北战地服务团穿越封锁线，深入敌后工作。1943年的晋察冀边区，正处于最艰苦、最困难的"黎明前的黑暗"时期。日军"扫荡"频繁，根据地缩小，粮食短缺。卢肃后来回忆说，那时他们的文艺创作也遇到了瓶颈。

转机来自电波中传来的延安的声音。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穿越重重封锁，如春风般传到文艺青年耳中：到群众中去，为工农兵服务。于是，卢肃放下书本和纸笔，参加减租减息运动，和武工队一起行动，带领乡亲们反"扫荡"。牧虹则走村串户，记录下农民的语言和生活。他们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文化人"，而是和群众一起吃糠咽菜、爬冰卧雪、浴血奋战的战士。

歌剧《团结就是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该剧围绕农民团结抗战展开。在排练时，大家觉得结尾太仓促，缺乏力量，于是决定增加一首合唱曲目。牧虹和卢肃齐心协力，很快创作出同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牧虹的词铿锵有力，卢肃的曲流畅易学。这支战歌很快传遍了各根据地。战士们唱着它冲锋，工人们唱着它劳动。它成了抵抗侵略者的精神武器，激励军民从胜利走向胜利。

记得1998年夏天，我在原长沙政治学院任教，学院组织师生抗洪抢险。有记者拍摄了一段珍贵的视频：黑夜的长江大堤上，大雨滂沱，一群浑身泥浆的军校师生，肩并肩扛着沙袋。不知是谁起了个头，他们突然齐声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镜头掠过一张张年轻的脸庞，他们眼中闪烁的光芒，与历史档案中那些抗战青年如出一辙。

2022年5月，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80周年之际，我北上延安，参观了卢肃、牧虹学习过的延安鲁艺旧址，去看了延安鲁艺后山的"音乐家菜地"。战争年代，艺术家们响应大生产运动，在这里垦荒种菜。牧虹曾开玩笑说，《团结就是力量》的副歌节奏，模仿的就是他们抡锄头挖地的频率。如今菜地长满野花，风过时起伏的波浪，宛如五线谱上跃动的音符。

其间，我在西安转机时，候机厅突然响起这首歌的旋律。原来是一个老兵组成的旅游团在登机前自发合唱。围观人群从讶然到跟唱，最后演变成数百人的大合唱。戴耳机的学生、抱孩子的妇人、穿西装的白领、去旅游的老人……声音像无数条小溪汇入滔滔江河。

我又想起，在学校每年的毕业典礼上，上千名学员齐唱这首歌的情景。学员们眼含热泪放声歌唱，雄浑激越的旋律在礼堂里回荡。

卢肃晚年回忆创作经历时说："我们那时不懂什么高深的音乐理论，就是想把老百姓的心声唱出来。"牧虹则写道："歌词里的每个字，都是从群众中来的。"这或许就是这首歌历久弥新的秘密——那些音符早已融入中国人的血脉，在每一个需要众志成城的时刻重新苏醒，成为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

夜已深，我的耳机里循环播放着这首歌不同年代的演唱版本。从单声道的战场录音到交响乐伴奏的大合唱。牧虹和卢肃当年在北庄村埋下的种子，早已长成苍翠葱茏的森林。每当风声掠过，所有枝叶都会发出同一个频率的声响。

清晨，当军校的起床号响起。学员们踏着《团结就是力量》的节奏出早操，他们的脚步声会惊醒久远的记忆。那些曾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镇北庄村回荡的音符，终将被年轻的歌喉一次次传唱……

岁月长歌

不能忘却的友情

■峭　岩

松岩口
白求恩在山崖上屹立
想他时，翻看一本书
他就从书页上向我们走来
在陕北的一孔窑洞里
毛泽东和他一夜的长谈
至今，如春风擦亮我们的眼睛

那是春天，一个不屈的春天
在中国，抗日战争如火如荼
有一匹骏马穿越大洋而来
马尾吻别安大略省的晨雾
马蹄落在黄河的涛声之上

在他蹚过一条条河流之后
在他翻越一座座山梁之后
在他冒着战火
救治一个个伤员之后
在他把爱之花
插遍战争创伤的伤口之后
他倒下了

他走时
前线的炮火正射过日寇的胸膛
灰蒙蒙的天空飞舞着纷乱的雪花
每片雪花都是一滴火热的泪水
飘扬成哀鸣的海洋

毛泽东，以他战略家的眼光
最早发现
这位外国友人的无私品格
于是，那激越、豪壮、哲学的语言
化作千枪万剑冲向敌阵
在文笔落地的广袤大地
万马奔腾
刀枪厮杀
烈火硝烟烧红了天空

他走时，松岩口沉默了
农家的土炕沉默了
然而，枪炮在沉默中更猛了
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
滚滚烽火硝烟中
他在松岩口的悬崖上屹立
他的头上
一道跨越国度的彩虹
上升，上升
映照华夏大地
映照战火弥漫的天空

画外音

2015年，我受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之邀，用画笔再现了那个刻骨铭心的时刻——1939年深秋，白求恩在河北涞源的一座小庙里，为伤员做完最后一台手术。创作《战火中的白求恩》这幅油画时，我仿佛置身于那座摇摇欲坠的小庙，硝烟刺痛双眼，爆炸声震耳欲聋。但我的眼前，始终有一个挺拔的身影。他明知危险，却依然用生命践行着医者誓言。我想，这幅作品不仅凝固了历史，更让观者感受到超越时空的精神力量。

战火中的白求恩（油画）　及云辉作

文艺之花开遍豹子川

■抗大七分校二大队队员　刘玉杰

文艺战士抗战亲历

甘肃省华池县的豹子川，是个人烟极为稀少的小山沟，弯弯曲曲四五十里，只散居着三四十户人家。1943年7月，抗大七分校二大队的千余名师生奉命来到这里。在这荒凉的山沟，要吃、要住、要生产、要学习，靠什么？靠党的领导，靠我们的双手。经过3年艰苦奋斗，我们在豹子川打了上百孔窑洞，在荒山野岭上开出了几万亩良田，使荒凉的豹子川变成了南泥湾式的粮食基地。

在这期间，大队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异常活跃，各队都成立了俱乐部。全大队中，有近百名和我一样从晋察冀军区各个剧社（团）来的"小鬼"，平均年龄十六七岁。虽说我们年纪小，可都在剧社（团）受过几年文艺方面的初级训练。教歌、排戏、化妆、演出、演奏乐器、跳舞、作诗、绘画，样样都能来它几下，把豹子川闹得热火朝天。

二大队的文娱活动之所以搞得好，主要原因是思想作风过硬。在豹子川3个冬天的冬训中，队员们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在军人姿态、军事素质、军事动作、刺杀投弹等方面，都远在其他剧团之上。

群策群力，团结一致，也是二大队搞好文娱活动的一个特点。比如排演《打石门焉》时，有一个手榴弹在舞台上爆炸的情节。怎样才能做到效果逼真而又不伤人呢？我们的军事教员想出了办法：把手榴弹卸开，留下木把和导火索，用旧报纸绑在木把上当弹体，装上黑色炸药，用麻线缠紧，再涂成黑色，就和真手榴弹一样。"手榴弹"在舞台上爆炸，有火光，有响声，还有烟雾，效果非常好。

除此之外，我们自力更生，发明创造。山上有的是硬杂木，我们加工成大小长短不同的圆筒，蒙上牛、羊皮，就做成了大鼓小鼓。我们用羊羔皮和蛇皮做高胡、二胡、低胡和三弦，用羊肠子做成粗细不同的丝弦，用芦苇做横笛。很多喜欢乐器的同学，都成了制作乐器的能手。

在豹子川的3年，是难忘的3年，是成长的3年。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环境的艰苦，非但没有使我们后退，反而激励我们奋勇前进。

（标题为编者加，文章摘编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

马蹄声声"李队长"

■许　诺

走近抗战英雄

晋北，朔州。李林烈士陵园。

山风轻轻拂过一尊青铜战马。马背上，短发女骑手单手挽缰，另一只手紧握驳壳枪，仿佛下一秒就要挣脱时空，再次冲向硝烟……

那是25岁的华侨女英雄李林和她那匹名为"菊花青"的战马。80多年过去，站在雕像前，似乎仍能听见那清脆、激越的马蹄声，回荡在大地之上。

1929年，福建龙海。一个叫李秀若的14岁女孩，从南洋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不久后，进入厦门集美中学读书。

可还没来得及感受校园生活的快乐，战火的气息已从远方传来。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李秀若带头捐出了攒下的一块大洋。对于这个南洋富商的女儿来说，捐款，或许是最简单的援助抗战的方式，可李秀若不满足于此。她离开集美中学，远赴杭州女中读书。在那里，她剪短头发，换上仿制的"秋瑾装"，提笔写下"卫国何须分男女，誓以我血荐炎黄"的少年壮志。不久后，她又慕名转学到蔡元培创办的上海爱国女中，参加了"抗日救亡青年团"。

彼时，这个不满20岁的女孩子，还不知道自己将以怎样的方式兑现"血荐炎黄"的誓言，可她已经决定，要为了信仰交出自己。

1936年，她入读北平民国大学政治经济系时，已经把名字改成了"李林"——"列宁"的中文谐音。这年冬天，北平学生抗日游行的队伍中多了一个高举旗帜、振臂高呼的短发女生。不久后，李林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踏上去太原的旅途。在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举办的军政训练班里，她暗暗决定，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

骑术，是横亘在李林面前的首道难关。从未骑过马的她，一次次从马背上重重摔落。可无论汗水还是血水，都无法浇灭她眼中炽热燃烧的火焰。同学回忆说，李林是个"训练起来不要命"的姑娘，瘦小身躯中总能迸发惊人的能量。

很快，李林不仅驯服了烈马，更练就了一手好枪法。朔风凛冽的雁北，成了她手握双枪、纵马驰骋的疆场。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八路军奔赴山西抗日前线。同年11月，李林任雁北抗日游击队第8支队支队长。几个月后，李林又成为八路军第120师雁北第6支队骑兵营教导员。

马蹄声声，如惊雷战鼓。

李林率铁骑驰骋晋绥，长途奔袭，神出鬼没。"李队长"的威名，很快在雁北大地叫响。

在晋西北军政民代表大会上，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骄傲地向大家介绍了一位刚从前线赶来的女代表，称她为"我们的女英雄"。这个女英雄，就是李林。此时，她已经与日军进行了2年多的艰苦斗争。随着李林和她的骑兵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日本人对她的捉拿悬赏金额也不断加码：起初是"无论死活，得李林者，可得与其身体同重量的大洋"，随后升级为"谁捉拿了李林，既可领取蒙疆联合委员会的5000元蒙币，也可领取驻大同日军总部的5000元大洋"。

1940年4月26日，晋绥边区第九次反"扫荡"战斗进入最后时刻。日军调集重兵，将500余名八路军和机关人员围困。

洪涛山麓，杀机四伏。

气氛凝重的突围会议上，一个清晰、坚定的声音响起。李林提出由自己率小股骑兵吸引敌火力，掩护大部队转移。谁都知道，这是一项极度危险的任务，而此时的李林，已然有孕在身。

李林走向战马"菊花青"，轻抚马颈，翻身而上。一支不满40人的骑兵小队紧随其后。

夜色掩护下，战马马尾绑缚的树枝扬起漫天沙尘，制造出千军万马的假象，引诱敌人追击。李林在马上挺立，手中的驳壳枪和贺龙亲赠的"小八音"左右开弓，骑兵队忽东忽西，专挑重兵处猛冲，在暗夜中撕开日军防线。

天亮了，大部队全部撤离，李林和她的"菊花青"却深陷重围……在荫凉山顶一处小庙旁，身负重伤的李林用尽最后力气，毙杀日军6人。此时，她的驳壳枪子弹已全部打光，"小八音"也只剩一粒子弹。

在敌人"抓活的"的叫喊声中，李林缓缓举枪，对准自己颌下……

一声清脆的枪响，25岁的李林连同她未出世的孩子，永远留在了1940年的春天。

当天下午，战友们找到了她的遗体。大家挑来清泉水，流着泪，为她擦洗干净血迹。在她口袋里，战友们找到了一封没来得及寄出的家书："你走那天风挺大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着凉，我有点担心……我们的宝贝又动来动去的，我会好好照顾他的……"

字字句句，是一个妻子对爱人的牵挂，是一个母亲对未出生孩子的疼爱与期盼。但在中华民族的危亡时刻，为了千千万万个妻子和母亲，李林，选择成为那个跃马冲锋的女战士。

如今，青铜战马依旧昂首，清脆的马蹄声，依然在民族血脉深处铿锵回响。

当今天的人们来到李林纪念馆，他们将沿着那首1937年写下的短诗，再次遇见那位英姿飒爽的短发女英雄——

"当黄色的风沙吹起在沙滩上，我的战马快如飞，飞过山岳，飞过平川……"

李林烈士陵园内的雕像。

学术支持：褚　银
版式设计：方　汉、杨　磊、贾国梁